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一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大家翻開經本第六頁，我們從倒數第四行，從第八段看起：

【八、經云：「端坐念實相，是名真懺悔，重罪若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。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般若，無異念實相，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。】

這一段是「辨用」第八段，就是本經它的功用。本經功用，主要是消重業障，消嚴重的罪業。我們常常講到懺悔業障，這個懺悔業障，我們做三時繫念，每一時都要念一遍懺悔偈。『懺悔』兩個字，「懺」是懺摩，「悔」是悔過，是華梵合起來的。華文跟梵文合起來，懺摩是梵語音譯過來的，悔是華文悔過的意思。所以懺除以往的過失，悔改過去的過失，這是懺悔的意義。簡單講，懺悔就是改過。如果不能改過，只有口頭上在念懺悔偈，這樣不是真懺悔，只是口頭上的懺悔。懺悔必定是需要落實在我們生活上，改正我們過去錯誤的思想、言語、行為。講到改過，實在講我們要改一個過失都不太容易。但是也不能不改，不改就不是真懺悔，改了才是真正懺悔。改過、懺悔，要改到什麼時候？實在講要改到成佛。我們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（這個也是我們三時繫念第一時都必須念一遍普賢菩薩十大願王），普賢菩薩是等覺菩薩，他帶領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發這個十大願。十大願第四願就是「懺悔業障」，你看文殊、普賢都還要懺悔業障，那何況我們凡夫！實在講，我們修行，從凡夫地到成佛，修什麼？就是修懺悔業障。業障都懺除了，沒有了，那就成佛了，就是修這個功課。

但懺悔我們也要知道，懺悔業障大致上有三個層次，我們現前能修的就是作法懺，這是第一個；第二個叫取相懺；第三個叫無相懺，也叫無生懺，也叫做大莊嚴懺。就是此地講的，『端坐念實相，是名真懺悔』，這是無生懺，又稱為理懺，這個懺是最高的。實在講，「端坐念實相」，業障是連根拔除，都沒有了。所以『重罪若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』，般若智慧現前，什麼業障都沒有了，都消失了，沒有了。但是我們目前是凡夫，我們還是要從作法懺，作法懺是小乘的懺悔。作法懺就是我們發現自己的過失在師長面前懺悔，或者是在僧眾前懺悔，或者是在大眾前懺悔，或者是在佛菩薩聖像前懺悔。像了凡先生，他發心改過，《了凡四訓》第二篇就是「改過之法」。「未論行善，先須改過」，所以改過是在「積善之方」前面。改過就是懺悔。了凡先生他遇到雲谷禪師給他指點，命運可以改造，把自己的過失改掉，斷惡，努力修善，積功累德，你的命運就改了。所以他把過去自己反省這些過失，一條一條列出來，「為疏一通」，就像我們做法會念疏文這樣。在佛菩薩聖像前發露懺悔，就是後不再造，這叫作法懺。在佛菩薩聖像前懺悔，或者在僧眾前懺悔，或者在父母師長前懺悔，或者在大眾前面懺悔，這叫作法懺。作法懺屬於小乘的懺悔。

小乘的懺悔，根據《五戒相經箋要》，小乘的懺悔只有作法懺，它有分可悔、不可悔。可悔就是可以接受懺悔，不可悔就是不可以接受懺悔。可以接受懺悔，它又分中可悔、下可悔。比如說殺生，五戒第一條殺生，沙彌戒、八關齋戒，第一條都是殺生，殺生範圍很廣，你殺一隻螞蟻也叫殺生，你殺死一個人也叫殺生。你殺人，對象又有很多不同，你是殺一般人，還是殺父母，同樣是殺人，這個罪就不一樣了。但是在小乘戒如果殺人，你故意去殺人，這是犯了不可悔罪，不通懺悔；殺父母師長，那叫逆罪，五逆罪，當然

更不通懺悔。在小乘戒，不可以接受懺悔，你犯了這個戒，這一生永遠不能再受了。殺人是犯了不可悔。現在這個時代殺人的非常多，現在拿著刀到街上去殺人，這還不是常常見到的，現在殺什麼人最多？殺自己親生兒女的最多，墮胎。所以在《五戒相經》講，只要妳懷孕一個星期，妳故意把他墮掉，就犯不可悔，妳怎麼發露懺悔也不行，犯了不可悔罪，因為妳殺人。我們現在想一想，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過去二十年前統計，一年全世界墮胎五千萬，那二十年前五千萬，二十年後的今天可能更多了。我們想一想，這個世界怎麼會沒有災難？殺生，光一條殺生，這個罪業就不得了了。你一天殺生要殺多少？要吃多少眾生肉？比過去真的是多不曉得多少倍？這個犯了不可悔。所以現在的人犯不可悔罪非常多，自己不知不覺犯了不可悔罪，在小乘戒不通懺悔。中可悔，比如說殺生，你殺牛，那個比較大的動物，這叫中可悔，這個罪比較重一點，但是可以接受懺悔；殺螞蟥、蟑螂，叫下可悔，比較輕一點。所以五戒，一條殺生，這個也是要深入去理解，他才能持這個戒。這個戒，戒相也涵蓋得很廣。所以受了戒，沒有去學這個戒，實在講也沒辦法持戒，自己到底在持戒還是犯戒，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戒有開遮持犯，所以要學戒。

犯了不可悔罪，在大乘經典，才可以懺悔。大乘經典，如果根據《梵網經》、《占察經》這些大乘經典，要取相懺。你要在佛前發露懺悔，依照大乘經的理論方法去懺悔，懺到有瑞相，晚上夢到佛菩薩，見到佛光，身心輕安。《了凡四訓·改過之法》也有，如果你重的業障消除，你作夢會做好夢，或飛步太虛，或夢見幢幡寶蓋，夢見佛菩薩放光等等這些瑞相，讓你身心得到輕安。這是重的業障消除的一個現象，有了這個現象就可以再受戒。好像衣服髒了，現在洗乾淨了，又可以穿了。這是大乘取相懺。最高的就是這裡

講的，「經云：端坐念實相，是名真懺悔，重罪若霜露」，再重的罪都像霜露一樣，太陽一出來霜露都化掉了，就沒有了。所以本經它的功用消除重業障，消除嚴重的業障，那是最根本、最徹底的。

下面講，『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般若，無異念實相，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』。這是舉出念佛，念佛它的奧妙，就是跟《金剛經》暗合道妙，暗暗的跟它契合起來。這是「持名念佛」它特別殊勝的一個地方，「暗合道妙」，不知不覺你就入了實相，念念念，你就念念跟實相相應了。這個對我們一般人來講，我們大家都能做得到，這是方便中的方便。所以我們不能小看持名念佛，持名念佛它通達實相念佛，就是這裡講的「端坐念實相」。所以我們持名念佛，就是「行深般若」。《心經》講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。所以「無異念實相」，跟念實相沒有兩樣。所以至心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；五逆十惡，臨終善知識勸他信願念佛，一念、十念都能往生。可見得持名念佛的確是滅重罪、消重業的無上法門。我們再看第九段：

【九、念實相者，空有不著，雙照二邊，實相之慧，從大悲生，以大悲廣修六度，得無量福。】

『念實相者，空有不著』。前面講，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無異念實相，跟念實相沒有兩樣。念佛為什麼跟念實相沒有兩樣？我們一般人，叫我們念實相，叫我們空有不著，也不要著空，也不要著有。我們凡夫就是很習慣，就是要執著，你講空，我就執著空；你講有，我就執著有，總是要執著一個。這是我們凡夫的通病，無始劫以來很習慣了，沒有執著一樣東西，他就不曉得該怎麼辦，這是不容易去體會念實相。念佛為什麼無異念實相？你念這句佛號，不著空；用這句佛號代替所有的妄念，那就不著有。一句佛號就雙

遮雙照，什麼統統離了。所以它暗合道妙，它妙就妙在這個地方。一句佛號，念念分明，不落空；念佛，不起妄念，就不著有。所以『空有不著，雙照二邊』，寂照同時，它妙就妙在這裡。

『實相之慧，從大悲生』，實相的智慧從大悲心生起來，『以大悲廣修六度，得無量福』。沒有大悲心，他就不會修六度，就變成小乘，自利自了。只有自利，沒有發心去利他，就是沒有發願度眾生；沒有發願度眾生，就沒有大悲心，沒有慈悲心。所以我們做三時繫念，念完懺悔偈，還要念一遍四弘誓願。第一願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那就是發心，發願要度眾生。度眾生也不能口中念要度眾生，沒有具體的行動也不行，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，就變成開空頭支票了，不能兌現。具體行動就是修六度萬行，修六度。四弘誓願，第二願斷煩惱，學法門、成佛道，都是為了度眾生。具體怎麼做？六度萬行。六度，第一要布施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上一次跟大家講過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你修六度就不落空了，不著空。什麼心推動我們去修六度？大悲心。你發這個願，你要上求下化，你才會去修六度。

六度怎麼修？實在講，一般人聽到修六度，那是菩薩的事情，那太高了，我凡夫，我怎麼可能做得到？想得太遙遠了！實在講，佛講的都是我們能做得到的，而且都是我們眼前時時刻刻都在做的。如果佛給我們說了這些經，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做不到，大家想一想，佛說這個經幹什麼？說這個經要吊我們的胃口嗎？佛大慈大悲，他不會這樣。佛，凡是在我們人間講的，統統是我們人間大家都能做得到的，對我們來講才有意義；講了一些我們都根本做不到的，我們無法去實現的，講那些幹什麼？所以佛講的統統是我們做得到的。所以我們要先明理。你說布施，哪一個人不修布施？天天都在修布施，你洗個碗、擦個桌子。我們想一想，我們喝一滴

水、吃一粒米、穿一件衣服，我們要用的，那是多少人工作，那不是說我有錢就行了。有錢，沒有那個東西，你也買不到。那都很多人在做，各行各業，那是什麼？那就是布施。布施，第一個財布施，財就是有內財、有外財。外財是身外這些財物，幫助別人，施捨。內財就是用我們的精神、體力，用我們的時間，為大家服務，那就叫內財布施。你去掃個地，也是內財布施。所以佛講一部小經，那部小經大概只有幾行的經文，叫什麼經？《掃地五種勝利》。佛有一天拿掃把在掃樹葉，佛弟子看到佛在掃樹葉，大家趕快跟著掃。佛就講，這個掃地掃乾淨，將來果報會生天。大家很樂意去掃。所以我們看到外面馬路、公園有樹葉掉下來，你去掃一掃，你將來就生天。你做義工，這就是你的布施；我們經營事業，我們有收錢，那也是布施。妳縱然沒有上班，妳在家裡做家庭主婦，把一家打理好，妳不是對這家人的布施嗎？

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規矩、規則，這樣才不亂。所以六度的持戒，它是廣義的，律儀戒、攝善法戒、饒益有情戒統統在裡面，它是廣義的。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有個規則，你遵守這個規則就是持戒。好像你開車，開到紅綠燈那邊，你不能闖紅燈，你要停下來，那就是守戒。你做任何事情，都有它的規矩，都有它的規則，你不照那個規則做，那你就出亂子了。所以守規矩就是持戒。我們生活上哪一個人不在做這些？你看做什麼事情它不都有個規矩、有個規則嗎？比如說開車的，開公車、開火車、開飛機，它有個時間，大家那個時間統統要去。是不是？那不是要守戒嗎？大家都得守，你不守就亂了。忍辱，做什麼事情要有耐心，要忍耐，每個人也都要修。你去一家公司上班，幾點上班，你就要去。工作有時候做得很煩，有時候順境、有時候逆境，統統要忍。順境不要生歡喜，逆境也不要生瞋恚，那就修忍辱。要有耐心，要耐煩，忍耐。你有前面這

三個，才能精進。精是純而不雜，進是進步，才能提升。提升了，你心才定下來，才有禪定。有了定，你就會開智慧了。

所以六度，蕩益大師講，念佛就是一句佛號六度齊修。蕩益祖師講的這個，也是真的，念佛人六度齊修，再妙也不過了。真念佛人，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」；真念佛人，「不計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」，不去計較一些是非人我，也不講人家的是非人我，大忍辱；真念佛人，「不復起貪瞋痴，即大持戒」；真念佛人，「不稍間斷夾雜，即大精進」；真念佛人，「不復妄想馳逐，即大禪定」；真念佛人，「不為他歧所惑，即大智慧」。你看蕩益祖師這個念佛開示，一句佛號圓修六度。明白這些道理，我們人人都在修六度；不明這個道理，修了一肚子煩惱，真的是這樣。關鍵在哪裡？關鍵在明理、明白。明白之後，我們念頭轉過來，你就變成六度了；如果轉不過來，就是一般人。但是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樣？一樣，心態不一樣。心態不一樣，果報就不一樣，因為你修六度，你就成佛了。你的念頭轉過來就是菩薩的六度，你就成佛；轉不過來，我們不知道，那就是凡夫，整天都在煩惱當中，生活在煩惱當中。

「以大悲廣修六度，得無量福」。無量福從哪裡來？從大悲心來的。大悲心，我們要眾生無邊誓願度。眾生跟我們是一體，一體，你說多親切！好像我們身體，身體左手、右手，手腳。我們是一體的，不可分，多親切！你說一家人，一家人還有你我他。一體，自己這個身體，是一體的。大悲心，它是從明瞭這個事實真相生起來的，因為知道是一個生命共同體。生命共同體就應該互助，要幫助，左手痛了，右手要去幫助它。如果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它就不理它了。不理它，左手痛，會不會影響到右手？也會影響。就好像我們這個地球上，現在新冠狀病毒的疫情，你說我們台灣現在是防疫做得最好的，世界上大家都刮目相看，我們算是共業當中有別

業。但是我們在這個共業當中，我們受不受影響？一樣受影響。那應該怎麼辦？我們要世界統統好，我們就一定好。如果說只有我們好，他們都不好，我們也好不到哪裡。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這不是很明顯嗎？是一體，生命共同體。但是不了解這個事實真相的人，他迷惑顛倒，在那邊只顧自己，去損害別人。其實你害別人就是害自己，你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。迷惑顛倒的人不知道，造成災難愈來愈多，世界愈來愈亂。這都是沒有讀佛經，不讀聖賢書之過。沒有學佛，沒有讀聖賢書，那真的這個世界的災難無解。所以大慈大悲，菩薩度眾生，冤親債主他也要度。所以眾生無邊誓願度，這個願就是根據大悲心發的。大悲心怎麼才能生起來？必須要了解這個事實真相。所以以大悲心來廣修六度，你得的福報是無量福，你就是布施一毛錢，你這個福報都盡虛空遍法界。我們再看第十：

【十、經體為生實相。修宗為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離相，觀空也，修慧也。修善，不住空也，修福也。此是真懺悔，能滅重罪定業。內外障緣，一齊銷盡。】

這個在《金剛經》後面經文都會講到。持誦《金剛經》，你被人輕賤，人家毀謗，甚至陷害，這個都是消業障。就是我們過去世造了很重的罪業，應該要墮三惡道的，現在你持《金剛經》，重業輕報，就在人間被人毀謗，被人瞧不起，墮惡道的業就消掉了。所以後面經文佛會講到。所以我們學了佛，往往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；明白這個道理，我們就能夠坦然面對這些逆境了，自己這個念頭轉過來，就得無量福。

『經體為生實相』。『修宗』，就是修行的方法，『為離一切相』。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」，實相就生了。『離相，觀空也，修慧也。』離相是觀空，因為眾生是眾緣和合生起的現象，當體即空，就不著那個相，觀空。觀空是修慧，修智慧，觀慧，我們觀察



這個相是空的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我們要常常這樣去觀。

《金剛經》後面那一首偈子，大家很熟悉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切好像作夢一樣，夢是第一個，後面是陪襯的，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、如露、如電。我們懂了這個道理，我們六根接觸六塵，常常我們要提起這樣的觀照。

昨天晚上我就看了電視，本來要看現在的新聞，看看現在這個疫情怎麼樣。看了剛好有一個旅遊，東南旅行社一個旅遊，在介紹奧地利、德國、捷克。拍那個就是像廣告一樣的，去年他們去旅遊，一天跑三個國家，然後去看到歐洲那些風景。那個主持人走到哪個地方，都很驚訝的、很歡喜的，他從頭到尾說一句話，說你看這些景象好夢幻！走到哪裡，你看，好夢幻！去喝啤酒，也很夢幻！我們一般人講，夢幻就夢幻，那就夢幻，好像作夢一樣，幻化的一樣。我講得不無道理，很夢幻。《金剛經》不是給我們講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景美華藏圖書館，就叫我去印《金剛經》這個偈子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叫我去印，透明的，大概這麼大，圓圓的，然後印上紅字，貼紙透明的。那個時候我問師父，師父印這個幹什麼？送給居士，給他們貼電視，貼在電視那個角落。貼了不影響它的畫面，他一打開電視，就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教你看電視就是在修行，就是在觀空。所以我們老和尚常講看電視也會成佛。真的是一點不假，你要會看；如果不會看，把那裡面當真的，你這個心跟著它，他笑跟著笑，他哭跟著哭，心被它轉了，就是凡夫了。你如果能觀，那是空的、那是假的，如夢幻泡影。你在那邊一面看，修如如不動，就是在修行，但是你要提起觀照。觀照就是說，

不對了，趕快提起來，這個就是在修行。

所以過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，以前我剛出家沒多久，台南有一個南天台般若精舍，開心法師。很久了，三十幾年前了，我剛出家沒有幾天，開心法師就到佛陀教育基金會。我在佛陀教育基金會剃度的，那時候我一個人在那裡，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他有時候還要到美國去，他美國好像有主持一個道場，現在那個里仁就是日常法師開的。那時候我們老和尚請他來那邊主持教戒律。他不在，就剩下我在。有一天開心法師拿了一個南瓜這麼大，送給我，要來找師父。我說師父在美國還沒有回來。他就送了，我也不認識他，收了那個「金瓜」，大南瓜。後來第二次，我們師父回來了，從美國回來了，開心法師又來了，又來拜訪。他就請我們師父說：你要講《華嚴經》，你不再講，以後沒有人會講了。所以啟請講《華嚴經》，他是第一個。

後來他回去了，我就聽師父講，這個開心法師定功很深，他的定功比廣欽老和尚還要深，我聽了嚇一跳。因為我去受戒，就是去廣欽老和尚那邊受戒的。廣欽老和尚他一生就傳一次戒，他是說他這個戒傳完，他就要走了。廣欽老和尚在台灣很有名，我們大家都知道。他是不倒單的，他晚上沒有躺下來睡覺，他就坐在那個椅子。都吃水果，不吃人間煙火，所以大家都叫他水果師。他有禪定功夫，所以他只有吃水果，什麼都不吃。但是我們去受戒，不但要我們吃，還吃五餐。三餐，上午還有點心，下午還有點心，吃五餐。因為老和尚知道我們凡夫煩惱很重，妄想很多，消耗量很大，吃五餐都嫌不夠；如果要學他這樣，我們身體支撐不了，所以他不教我們學他那樣。他是參禪的，他也是勸我們念佛。所以廣欽老和尚他是真有定功，真正有禪定功夫，這個是不假，是有禪定功夫。他也是預知時至，他就是戒傳完我就要走了。那真的，他年底戒傳完，

年初好像正月初五他就往生了。那一年四月份李老師往生，就是同一年。

我就很驚訝，我說廣欽老和尚，我這個得戒和尚他的禪定就不得了，我們都望塵莫及了，開心法師還更深，我怎麼看不出來？還是我們師父有眼光，因為我是大凡夫一個，我們師父沒有講，我也不知道。後來我們師父跟館長又去美國，有一天我就，那個時候我已經到華藏圖書館我就去開心法師那邊去掛單，我去看看他的定功到底是怎麼樣的。後來我注意看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跟一般人不一樣，師父這麼一講，我就注意去看，他眼睛好像都在定中。那一天去，我說師父，我要來跟你掛單，住一個晚上。我師父到美國去了，我趁這個機會來這裡參學，向你老人家學習。他是修天台宗的，天台宗修三止三觀，空假中。空假中，有修漸次的，就是次第三觀，跟一心三觀。他的師父是斌宗法師，斌宗法師在民國時期，他就到大陸寧波觀宗寺，去跟諦老他們學天台宗，學三觀空假中。他學得很有定功，定功的確是相當之深。那一天去，他正好在看電視。開心法師在看電視，看什麼電視？我很好奇，走過去看，在看歌仔戲。因為開心法師他不會講國語，他不會講普通話，他只會講台語。所以他跟我們師父溝通，我們師父講國語，他講台語。但是師父他會聽台語，不會講，他會聽。我說師父你在看歌仔戲？他說我在這裡修三止三觀。我說怎麼修？那是歌仔戲。他說我在修三止三觀。我就看他的眼睛，好像跟我們一般眼睛不一樣，真的他是在修定，看電視在修定。後來他就放個DVD給我看，錄的就是他們七月半中元普度，請一個法師，頭戴五方帽，在那邊主法，好像放大蒙山還是燄口。他就放那個DVD給我看，他說你看你看，那些眾生很多都來了，有沒有頭的，沒有腳的、斷手的，還有西洋的鬼，還有日本的鬼，很多。他說你看你看，那麼多，你看都來了。我說師父，

我一個也沒看到，我只看那個法師在那邊主法，還有師父你穿著長衫在後面打坐入定。我看了那個我就知道，真正超度的，在後台那一個，就是開心法師。他是穿長衫，他也沒有搭衣，在那邊打坐。台上那個是一個形式的，台上那個戴五方帽的是一個形式的。我們懂得一點佛法的道理，所以我知道真正超度是後台這一個，不懂的人就看熱鬧。不懂的人，戴五方帽那個功夫高；那個沒有戴帽子，沒有功夫的。外行的人他是看熱鬧，內行的人去看門道，那個門道在他那邊。

後來我就請問他，我就說，拜了那麼多東西，他怎麼吃？他說那些鬼神都吸那個氣，給我講了很多。看完了沒多久，台北三重有個年輕人被附體，去那邊大叫，講那個話我都聽不懂。我在隔壁房間，有客人來，我就讓了，我就進去房間。在客廳，就是隔一道牆而已，那個聲音叫得，我在房間聽到毛骨悚然，不曉得哪裡的話，我聽不懂。叫了很久，那個聲音非常的尖。後來我就聽開心法師跟這個鬼講，跟這個眾生說：你跟這個年輕人有緣我知道，你沒有惡意我也知道。你說你是天人，你不要騙我。他是用台語講的說：你不要騙我。不要騙我，你是鬼，什麼天！天有幾層，你知道嗎？天長得什麼樣子，你知道嗎？天人穿什麼衣服，你知道嗎？天人的交通工具什麼，你知道嗎？那個鬼被他問得一句話也答不出來，服了。所以開心法師講，你跟他來聽經（他是專講《心經》）我歡迎，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體，離他遠一點，一起來，我知道你沒有惡意，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上。後來講一講，那個鬼就離開那個年輕人的身體，他又恢復正常了。我親自看到。

過了沒多久，又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婦人進來。就說師父，我身體很不舒服，一直想要跳樓自殺，去醫院檢查也沒病，怎麼辦？後來我就聽開心法師他說：我又不是醫生，我也不是抓鬼的，我是法

師。你們來這裡，都不聽我講《心經》，抓鬼要找我，生病也要找我。因為開心法師不出名，我的得戒和尚廣欽老和尚名氣大，開心法師不出名，很少人認識他。因為他看到師父，他就拿了一疊名片給師父，我們師父就有什麼疑難雜症，「來，去台南找開心法師」。

。這個婦人就問他這個問題。開心法師也是很慈悲，還是跟她講。他說妳過去世，妳是一個員外的夫人，妳虐待一個婢女，妳的佣人，她被妳虐待去跳樓自殺。她的冤魂一直跟到妳這一生，她也要折磨到妳去跳樓自殺，她才心甘情願。問他怎麼辦？他說怎麼辦？他說不要說妳把一個人逼死了，就是一個人如果打妳一個耳光，恐怕妳也會恨一輩子，到快死的時候，妳還會記得，何況妳逼死她！所以後來就跟她講，妳要跟她溝通，妳要修什麼功德迴向給她，她如果接受，她就走了，不要看醫生，病就好了。這個屬於冤業病，像悟達國師那樣的。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講，看到的這些事情。修天台，他也是修止觀，三止三觀。

所以觀空就是離相，是修慧。『修善，不住空也，修福也』。

「修善」就是不落空，不是觀空什麼都不要做，那就落空了，所以要修善。這裡的善指修六度萬行，六度萬行，這個善就不住空，這是修福。所以福慧雙修。『此是真懺悔，能滅重罪定業。內外障緣，一齊銷盡』。所以我們講福慧要雙修，不能修福不修慧、修慧不修福。經上講，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；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」。羅漢他有修慧，觀空，人、我空了，但沒有修菩薩的六度萬行，他去托鉢都托不到。阿羅漢一個禮拜才吃一餐，一餐飯都托不到，沒福報。修福不修慧變痴福，墮到畜生道去享福。印度古代國王的座騎就是大象，國王的座騎瓔珞可掛得很多，那就大象掛瓔珞。所以不能偏，要福慧雙修，福慧雙修到圓滿就成佛。所以佛有個通號叫二足尊，福跟慧兩方面都滿足，圓滿了。所以福慧雙修是

真懺悔，所以能夠「滅重罪定業」，連定業都能滅，內外的障緣，一齊都銷盡。這是《般若經》它殊勝的力用。我們再看第十一：

【十一、若能於本經，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盡能受持，為人解說。即為荷擔如來事業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乃至滅罪生福，當得無上菩提。】

『若能於本經，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盡能受持，為人解說』，這個就很難得了。「本經」是指《金剛經》，「深解義趣」，要深入的理解它的經義。「信心不逆」，你必須要深解義趣，才能信心不逆，才能夠去受持，為人解說。自己沒有深入，就沒有辦法去受持，為人解說。經上講，讀誦、受持、為人演說。我們學習《金剛經講義》，就是要深解義趣。江老居士在這個《講義》裡面特別強調，對般若的經典不能淺解，要深解。淺解不起作用，你要深解，它就會起作用，我們就能起觀照的功夫了。我們自己能夠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都能受持了，才能夠為人解說。如果能做到這樣，『即為荷擔如來事業』。如來的事業是什麼？就是弘揚《般若經》，弘揚《金剛經》。『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』，這個成就是第一稀有的。『乃至滅罪生福，當得無上菩提』，你深入這部經，的確滅罪是從根本去滅罪。從根本修，不是漸次的修，從根本修。我們再看第十二：

【十二、修行法門無量，而唯一宗旨，除障而已。障有三：（一）惑障：見思煩惱是，除則成般若德。（二）業障：一切罪業是，除則成解脫德。（三）報障：六道苦報身是，除則成法身德。江註舉破我、滅罪、成就如來，為本經之大用。】

『修行法門無量』，的確法門無量，『而唯一宗旨』，就是法門無量無邊，但是唯一的宗旨，『除障而已』。不管修什麼法門，都是要排除這些障礙。這個障有三大類，第一類就是『惑障』，就

是我們現前的『見思煩惱』，這是因。見思煩惱斷了，『除則成般若德』。見思煩惱除了，就成就「般若德」，般若的德行。但見思煩惱，實在講不容易斷。法門修行要斷見思惑，很多種方法，因人而異。小乘有小乘的方法，大乘有大乘的方法，《金剛經》有《金剛經》的方法，都是要斷見思煩惱。但是《金剛經》它的殊勝，就是它是最直接去斷的。如果能夠契入，的確這個修行真的就是頓超，所以它的殊勝就是在這個地方，這是本經它殊勝之處。所以，「惑障：見思煩惱」，見思煩惱怎麼來的？江味農老居士註解，你看這裡講，『舉破我、滅罪、成就如來，為本經之大用』。破除我執，金剛就是破除我執最堅利的一個武器。但是我們無始劫這個我執很堅固，很不容易破除，《金剛經》幫助我們破除我執。如果要頓超，修行要快，就是直接從我執去破。這是大躍進，好像撐竿跳，跳過去了；如果跳不過去，那要慢慢修。這是乘高速電梯，不是慢速的，也不是爬樓梯。我相，深入我們就知道，這個我相主要是見思煩惱，根源就是執著我來的，要把這個我放下，見思煩惱就沒根了。有我就有人，就有眾生，就有壽者，就對立了；我相沒有了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也就沒有了。所以見思煩惱從我相、我執來的。《金剛經》是大乘法，破見思比小乘殊勝太多了。小乘法，八十八品見惑一品一品的斷，真的很辛苦，時間也要很長。它直接從根本去破除。

『（二）業障：一切罪業是，除則成解脫德。』「業」是造作的意思，我們的身口意三業的行為，這部經幫助我們破除一切業障。我們凡夫，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得很詳細，「閻浮提眾生，舉止動念，無不是業，無不是罪」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起心動念就是業，就是罪。《金剛經》教我們直接從起心動念去轉、去破除，那什麼業障也沒有了。造作業障的因沒有了，所有的業障都消失了，

消除了。「除則成解脫德」，這些排除了，就成就解脫德，得到大解脫、大自在，不再造業了。所以惑業苦，『報障』是苦，『六道苦報身是』。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「報」是果報，果報是六道輪迴苦報身，很苦。『除則成法身德』，就成就我們的法身了。法身是我們本來面目，苦報身沒有了，破一品無明、見一分法身了。「江註舉破我、滅罪、成就如來，為本經之大用」，大力用。

「辨用」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「辨用」就是辨別這部經，我們學習它的作用，它的功用，它的力用。這裡講它的大用是什麼，我們明瞭之後就會有興趣發心來學習。下面是：

### 【判教】

『判』就是判別，『教』，就好像我們在學校教科書一樣，教學的層級、層次，好像這部經它是排在哪個課程。好像是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，這部經是哪個階段的課程，判別這部經。判教也是見仁見智，這就各人看法，各人的角度，古來祖師大德對同樣一部經判的教有一些不同。這是江老居士他判教，他也會引用古大德對判教他們怎麼判。江老居士他怎麼去判這個教，判這部經是在佛陀一代時教排在哪個階段的，我們看第一：

【一、諸佛出世，教化眾生，必對機說。機有二義：根機，眾生根性，各各不同，障有淺深厚薄故。時機，因時施教，如五時說，先淺後深，先小後大，循循善誘，引人入勝也。】

「教」就是教學，佛法是教育。所以『諸佛出世』，他的目的就是要『教化眾生』。佛陀教育是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，「化」是變化，眾生接受這個教育，他起了變化，化惡為善，化迷為悟，化凡成聖，身心起了變化。化就是教學的一個成績，教學的成果。要教化眾生，『必對機說』，「機」就是他的程度，佛法叫應機說法。在我們中國儒家，孔子教學也是一樣，因材施教，跟我



們現在學校不一樣。現在學校學生學得很痛苦，為什麼很痛苦？學生程度不一樣，但是學校要求的功課一樣，有的適合他，他就學得很快樂；有的不適合他，他就學得很痛苦，學到要去跳樓自殺。這都是跟西方學的。所以在古印度佛陀的教育，在中國古人的教育，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，大家學得很快樂。怎麼現在讀書那麼痛苦？就是沒有應機施教，沒有因材施教，你講的不對他的機。所以教化眾生，「必對機說」，你要看那個對象。佛講一部經，當機者，當機就是主要是針對哪一個人講的，針對哪一個對象在講的，那個叫當機。其他的人叫旁聽的，當機是針對他來講的。所以必須對了那個機，對機就好像對症下藥。

『機有二義：根機，眾生根性，各各不同，障有淺深厚薄故。』「機」有兩種意思，「根機」，眾生的根性，「各各不同」，各人程度不一樣，煩惱習氣也不一樣，業障也不一樣，業障有淺有深、有厚有薄。所以在《占察善惡業報經》，佛講眾生的根器，這個也給我們說得比較詳細。你的煩惱、你的業障，偏重在哪一方面、哪一類，你的修行的方法就不同。就好像醫生開藥，病情不一樣，開的藥方不同。對了機，他學起來很快就成就，學了他很歡喜。像佛在經上也有一個公案，一般五停心觀，小乘通大乘。佛的弟子去教學，有一個人是專門看墳墓的，就尸陀林，就是我們現在講做葬儀社的，一天到晚在看死人的；另外一個是打鐵的，每一天在打鐵。他們就請教佛的弟子，他們要怎麼修行？佛的弟子去教那個打鐵的修不淨觀，觀人這個身體不清淨，修了很久沒有效果。另外，在看屍體的，在做殯葬業的這個居士，教他修數息觀，修了很久也沒效果。後來他們兩個，我們還是去請教釋迦牟尼佛，我們修了這麼久，怎麼都看不到效果？後來兩個人就去請教釋迦牟尼佛說，佛，你的學生。一個打鐵的是教他修不淨觀，看屍體的是教他修數息觀

，修了很久沒有成績。後來佛就問，你們做什麼事業？那個修數息觀的說，我一天到晚在看死人，在尸陀林，就好像我們現在的葬儀社，給死人換衣服處理這些，一天到晚在接觸這個。另外一個，我在打鐵，每天都要抽風箱，打鐵。後來佛就講，好，我明白了，你們兩個修的方法對調一下，看屍體的修不淨觀，打鐵的修數息觀。因為他打鐵要抽風箱，就要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就一面打鐵，一面數息。兩個人換過來修，那個看屍體的，一天到晚看死人，對他的這個職業，他修不淨觀是最適合他的。所以兩個人換過來之後，沒有多久他們兩個都證阿羅漢了。這個就叫法門要對機，對他的機。如果不對機，修了很久，修得很辛苦，沒效果。效果在哪裡看？就是你煩惱有沒有輕一點？貪瞋痴煩惱有沒有輕一點？如果沒有輕，有時候反而還增長，就是那個法門不對你的機。第二個是『時機，因時施教』，好像五時說法，由淺而深，『先小後大』，先辦小學，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，『循循善誘，引人入勝』。所以，機就兩方面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判教第二段，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。